

武汉人
方方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汉人 / 方方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305 - 09746 - 1

I. ①武… II. ①方…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044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武汉人
著 者 方 方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08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9746 - 1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2169 025 - 83592317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1	武汉这个地方
6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13	楼与传说
20	红楼前的革命
36	江北的桅杆
48	西风烈
60	汉口第一路
77	汉上花园
91	跑马溜溜的汉口
103	都市的乐园
113	滨湖的大学
130	在武汉过夏天
136	玩水
143	当街夜风景
148	戏与戏迷
155	水的故事

160	书香武汉
165	六渡桥的铜人像
169	关于桥
175	高头和底下
178	城里的山水
182	没有耐性
186	在汉口和武昌跳来跳去
191	武汉人说话
195	方言武汉
203	武汉人的性格
210	武汉人过早
218	武汉人的菜桌
228	热干面的传说及其他
233	去汉口吃粉
236	德国太婆玛尔塔和法力
	无边的网
243	汉口人是不是从骨子里
	追求物质的东西
246	少年往事
263	汉口消失的游戏
278	行云流水的武汉
295	我的小说与我生活的城
	市(代跋)

武汉这个地方

武汉这个地方一直被人们称做“江城”。它之所以有着如此的称呼，自然是因为它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之滨的缘故。其实将武汉称做“湖城”也是不错的。它是“千湖之省”湖北省的首府，环绕着它的湖泊至少也有一百个左右。这些湖泊便如明珠或玉佩披挂在武汉的身上，有风吹过，你说不定会听到它满身叮当作响的声音。久居的老人们能听得出，那是江之涛和湖之浪因风的撩拨而发出的回应。

往更老一点的年代追溯，武汉隶属楚国，故而武汉人也喜欢把自己居住的这片天地称为“楚天楚地”。武汉话的“楚”字和“丑”字是同一个音，所以当武汉人堂堂正正地说“我是楚人”时，让外人听到的往往是“我是丑人”。但武汉人对此毫不在乎。武汉人是崇拜楚人的。因为楚人尚武且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和任性，深合武汉人意。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了武汉人身上拥有楚人的遗传因子，才使得他们以自己为楚人而自豪。

自有大都市的概念以来，武汉一直都是中国一个很有名气的城市。我算了一下，它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前三城因曾为国都而文化意味深长，后三城

因临近大海而经济相对发达。武汉既未成国都，又不靠在海边，仅仅是濒临长江中游的一座城市，地处内陆，所在的湖北省几乎不同任何一个边境省搭界，其名声落在前六名之外也是很自然、很无奈的了。

与边境省份城市比，武汉离外国看来是远了一点。但一个人过日子的时间主要是耗在自己的地盘上，所以武汉人对此倒也满不在乎。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武汉能守着一个“中土”也相当不错。武汉的通道能像放射线一样按东南西北的方向射向全国各地，画在鸡形的白纸上，就有点儿像太阳放射光芒的样子。而武汉就是那个太阳，不像上海，光芒只能放一半，另外的一半被它东边的茫茫大海给吞没掉了；也不像北京，往北和往东的射线太短，使人多少生出缺憾之感。武汉人便常说，当年毛主席原是想把国都定在武汉的，只可惜一帮北方人说武汉太热，不去不去。毛主席不怕热，却为了团结北方人只好把武汉这么个天生当国都的好地方浪费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在珍宝岛跟苏联人打仗时，武汉到处都有人说：首都定在武汉有几好？不管它苏联从哪个方向打过来，毛主席都不消着急，前面有两个省在顶着哩。而在北京，一不小心，就打到张家口，毛主席的家就成了前线。那还得了？相传那段时期，武汉好多人都要上书劝毛主席把国都改到武汉来。——这是说笑。

实话实说的是，居于中国中心的武汉的确在交通上有着极大的便利。武汉人出门，没有什么强烈的遥远感。无论去到哪里，远近距离相差并不很大。不像上海人，一说到新疆，干粮都得备它半个月——当然是指飞机不通的时候。武汉人在新疆已经逛了个来回，上海人说不定还在路上。这是武汉人最能得意的一点。因为

这个，武汉也就有了“九省通衢”之称。

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做“东方芝加哥”，谓其繁华、进步颇似美国的芝加哥，但后来这个称呼逐渐消失。现在武汉人还想重温它的“东方芝加哥”之梦，只是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我没去过芝加哥，不知武汉与芝加哥的同异何在，只觉得“东方芝加哥”没有叫成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么一叫，你武汉再怎么强也只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哥”。且不如有一天你武汉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市，堂堂地叫做东方大武汉不更好？

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倘有人问路，武汉人的问答多半都是“高头”或是“底下”，即“往上走”或“往下走”的意思。“高”和“上”，便是指长江上游方向，“底”和“下”则是指下游方向。因此，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意的一指，也无不透着水流的意味。

曾经一度，武汉三镇明显地将汉口作为商业区，将武昌作为文化区，将汉阳作为工业区，以此来体现三镇不同的特色。

最热闹繁华的地带几乎全都在江北的汉口。江汉路、六渡桥，以及遐迩闻名的汉正街全都集中于斯。记得以前武昌人和汉阳人想要给家里买点东西都得搭车乘船地往汉口跑，直到现在，武昌和汉阳的商业已经很发达了，可人们仍然摆脱不了汉口的东西又好又便宜的成见，依然喜欢到江北岸购物。

相对喧闹的汉口，江南的武昌在过去是要寂寞得多。这里最

让人瞩目的是它众多的高等学府和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历史悠久而风景优美的武汉大学便是在武昌。它的知名程度和学术地位在全国高等学府中，一直都属于沉甸甸的一员。传说1957年湖北的几个高官曾专程到武大去找那里的教授辩论，结果被武大的教授驳得哑口无言，落荒而去。当然，这些教授后来也都没有好下场。传说固不足为信，但也显示出一个高等学校的风气。现在，历经风风雨雨之后的武大教授是再也不敢轻易跟领导辩论并一定要辩个赢的了，而领导们现在也不会像当年那样，居然天真得去同教授辩论。今非昔比，领导和教授都不再拥有那份浪漫，时代是完全不同，人心也是完全不同的了。遵循着市场规则，商业网点也已然兴起在武昌的角角落落，武昌相对汉口的寂寞也不复存在。

至于一直作为工业区的汉阳，直到现在也还是汉口和武昌两大镇的小弟弟。它夹在长江和汉水之间，一直默默无闻。最有名的是张之洞时代曾建过一座汉阳兵工厂。于是当过兵的人都晓得一个“汉阳造”。汉阳现今依然是以它的工业产品而出名。比如经常在电视里见到的“健民制药”，以及“冰川”羽绒服之类。武汉近年正开辟着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工业新区，它的落脚点仍然在汉阳。

三镇的风格不知是哪一年定下的，或许始自张之洞督鄂的时候。虽说现在已随时间的推移和都市的现代化而发生了莫大的变化，但是这种特色却仍旧明显地存在着。

其实很少有城市能够有武汉这样的景致：富庶的江汉平原环绕在它的四周，令它的周边开阔而平展；无数美丽的湖泊镶嵌其间，令它的域内清新爽朗；两条大江——长江和汉水在城中心浩浩然汇成一派；无数小山峦如撒开的棋子呼应于江河两岸。一座现代感强烈的城市中，又有着山水相映、江湖襟带的风光。青山绿

水、柳堤湖鸥与高楼大厦、桥梁索道、如桅的高塔、跃动的大屏幕交融在一起。大自然给了武汉相当优越的风景条件，只要稍微精心策划和合理地建设，它便会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同许多著名的大都市一样，武汉不仅是个商业都市，也是个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它有着沧桑往事，也有着血泪历史；有着租界之耻辱，也有着反抗之传奇；有着建设高潮，也有着“文革”笑话；有着英雄，也有着娼妓；有着水一样的车辆和虹霓不眠的夜晚，也有着豪华的酒店和热闹的超市；有着绿树红墙，也有着环境污染；有着平静和美，也有着暴富赤贫。总之，现代都市们所享有的繁华先进和与之并存的都市诟病，武汉也都不差少。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 1889 年 10 月 12 日，总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温暖的日子。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交卸了总督篆。一番简单的打理后，27 日，他登上了一艘名叫“粤秀”的轮船，从此离开了广州。

粤秀轮驶出珠江，进入大海。阳光下的海风湿润而柔和，让人沉醉。船上的张之洞或信步甲板闲看海上景色，或独守舱中阅读荆楚书籍，更或是找几个幕僚畅谈如何在他即将赴任的两湖总督位置上施展抱负。轮船经由香港、停靠上海再拐入长江溯水而上，走下来用去了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张之洞在这一趟的行船走水中几乎没有闲着。

粤秀轮抵达武昌司门口时，已是 1889 年 11 月 25 日。武汉业已走进了秋天深处，江上的风也已带着丝丝的寒意，冬天就在眼边。张之洞在湖北巡抚奎斌率领的各大衙门官员的迎接下，踏上

了武昌的土地。

此时的武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但历史却向我们展示了它真实的情景:当躊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二

一个普通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时候真很难说。它或许可以使这座城市出尽风头(比如拿奥运金牌或者有顶尖产品),或许可以使这座城市漂亮洁净(比如建造了世界最美丽的大厦或者将环境卫生做得无可挑剔)。但那种对于一座城市所必需的深远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以及一种可以代代相传的风气,却是尽一个普通人最大的能力也无法做到的。

如果把问题放在一个有权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能有多大的尺度上,那么答案就不能跟普通人同日而语了。一个贪官的能量可以毁掉一座城市或使其落后几十年几百年,而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能官,或有着远思近虑的勤官,或一个清正廉洁的清官,却可以开一代风气,可以造就一座城市,为它奠定坚实的基础以使它的强大和繁荣延续千百年。

现在,有运气的武汉,把河北南皮人张之洞等来了。

1837年秋天出生的张之洞到武昌府做总督时业已五十二岁。这是一个人的人生最成熟的年纪。历经了清流党的高谈阔论,历经了山西巡抚的兴革岁月,历经了两广总督的对法作战,阅历早已

促使张之洞由一个空谈者成为一个实干家。武汉这个潜力无限的场地便成为他的收功之地。张之洞督鄂十九年，他成就了武汉，而武汉也成就了张之洞。

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炼铁厂，为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最初的奠定；张之洞在武汉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衢之城；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武器；张之洞在武汉大修堤防，使武汉有了今天这样的城市规模；张之洞在武汉大办教育，使得武昌的办学之风一时兴起，今天的武昌因了当年雄厚的根基而成为大学林立之地。教育带动着科技的发达，科技则给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莫大的动力。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用两个字形容，就叫“开放”。在一个人存政兴、人亡政熄的年代，张之洞全然以他个人的能量使得地处内地、经济封闭保守的武汉拥有它生平最大的一次起飞。

可以说，张之洞当年的政绩至今仍影响着武汉，而时间却已经过去了百年。

三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来汉已经五年的张之洞在修好武昌南北两条长堤之后，决定修建汉口的后湖长堤。

那时的汉口，始终受后湖水患威胁。汉口堡之外的大片土地，夏天汛期来时白浪滔天，冬季水退之后泥泞没胫，十分让汉口人头疼。张之洞为修此堤成立了工程处。当时的德国领事馆心血来

潮，想让德国商人来承包修堤工程，张之洞闻之，断然拒绝。他大笔一挥道：“此项堤工，极关重要，湖北当自行筹办，毋庸德商干预。”张之洞派江汉关道员桑宝为总办，又请了曾经留学日本的监利人张学溪为负责人。

据说他们在后湖中搭了一个高台，张之洞站在台上，用望远镜四下一望，扬手指定，上到哪里，下达哪里，中间经由何处。大堤的走向就这样确定了下来，根据张之洞手指之处，规划和测量路线。整个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只写了四个呈文。一是请款，二是申报开工，三是送决算，四是报告结束。干净利索得让人有些讶异。

后湖大堤实际上是两道。一道长堤，一道横堤。长堤由牛湖广佛寺即现在的堤角为起点，向西北越过岱家山，在此转一个九十度大弯，折向西南，经姑嫂树，至禁口止，共二十七华里。横堤则以皇经堂为起点，由南而北，经长丰垸旧堤至禁口与长堤相连，长七华里。全堤长三十四华里，高以铁路路基为标准，堤面宽二至三丈，堤根宽六至八丈。除了民工分段承包外，当时驻在汉口的军人也参加了这一工程。这做派有点跟现在差不多。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因要修建长堤，便觉得汉口堡再留下已然无用，既不挡水，且无利交通。于是便将汉口堡拆除，拿了当年修堡的墙砖作修堤之用，实在是经济头脑。这道堤，共花银子八十万两，法商立兴洋行买办刘歆生捐出五十万两。堤修好后，润出大片土地，刘歆生几乎购买了其中四分之一的土地。他因此而暴发起来，成为武汉最大的地皮大王。因为这个，他曾经豪迈地对清亡后第一任都督黎元洪说：“都督，你创建了民国，我创造了汉口。”口气是如何之大。

后湖大堤不仅挡住了随时威胁汉口的水患，同时也将汉口的面积扩大了几十倍，它将汉口真正变成了一个大汉口。人们后来

为了纪念张之洞，在堤边修过一座张公祠，又将长堤称为张公堤，将横堤称为张公横堤。1931年的大水将张公祠冲得无影无踪，但张公堤却一直屹立到今天，历经百年，依然守卫着汉口。

阅读汉口的资料，深觉张公堤对汉口的意义非同寻常。于是在前不久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特地驱车去看张公堤，从头到尾将张公堤走了一遍。张公堤现在依然是汉口一道重要的堤防。堤上甚至遗留着五座不知道哪个年代修建的碉堡。碉堡上的枪眼历历在目，虽然它的四周已经一派平和，可是碉堡却仍然披挂着它满身的沧桑。张公堤上行车方便，是一条很好的马路，过往的车辆多极。两车相会，也不是十分困难。有许多民工正在为大堤加修护坡。

站在张公堤上，心里充满对这个人的感佩，就觉得要写武汉近百年间发生过的故事，必须从这个人写起，必须从这道堤写起。

四

1907年夏，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十九年后，奉旨进京，离开了武汉。这一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当年以壮年之身来汉赴任的张之洞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姿态告别了武汉，也告别了他一生中的辉煌。

在北京，虽然张之洞的权更大，位更高，但他却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宫廷内部斗争日益激烈，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崩溃的前景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张之洞满心忧患也满心悲凉，但却无能为力。两年后的夏天，他也撒手而去。

再一个两年时间到来时，清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也成为了历史，终结它的第一枪就响在张之洞督鄂的首府武昌。张之洞全心全意地忠实于这个王朝，为之废寝忘食，为之呕心沥血，为之惨淡经营。但却正是他的开放和改革，替这个腐朽王朝挖下了一个埋葬它的深坑。历史就是这样毫不留情。

张之洞离开武汉后，他的门生们出于对他的思慕，纷然兴建纪念性楼堂，以追忆张之洞在汉之政绩。文界人士筹款在黄鹄山（即现在的蛇山头）修建风度楼，军界人士则集资在蛇山尾部修建“抱冰堂”。据说远在北京的张之洞闻说此事，立即去信阻止，信中说：“……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必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但张的门生幕僚们并未在意张之洞的指示，依然施工，做成了他们想要做的纪念物。张之洞也只有默认。

“风度楼”修成后，张之洞觉得楼名不好，便用《晋书·刘弘传》中“恢宏奥略，镇绥南海”的语意，改为“奥略楼”。以张之洞的意思，是“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以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张之洞真也有学问，这个楼名显然比先前的“风度楼”要典雅和意深。不久，由张之洞亲笔书写的匾额“奥略楼”三个字又挂了出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游客都将“奥略楼”当成了黄鹤楼。1955年，武汉因修长江大桥，毫不犹豫地将奥略楼拆除一尽，现在想来，实在可惜。

武汉军界在蛇山东端依山修建的“抱冰堂”也如期完工。“抱冰堂”原是张之洞读书堂的名字。张之洞当年将自己的读书堂起此名，是取《吴越春秋》中越王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刻苦自励以成大业、以振邦家之意。晚岁的张之洞为自己起名“抱冰老人”。抱冰堂是传统的重檐歇山顶

木结构建筑物，有回廊环绕，雕梁画栋，风格卓然。抱冰堂留存了许多年，犹如历史的见证，提醒着人们勿忘前人之开拓，勿忘张之洞。但在今年春天我去蛇山看抱冰堂时，发现旧的抱冰堂业已不在，一座崭新的抱冰堂成为张之洞纪念馆立在那里。新屋虽好，显得隆重，但却没了时间，没了风雨的痕迹，找不见那份沧桑，亦闻不到张之洞的气息，令人不免生出若有所失的怅然。

在武昌，张之洞经常走动的地方，曾经有一条名为“张之洞”的路，现在也没有了。

不过，我们只要永远记得这个人为这座城市所做的一切就行了。